

論管輅在「正始學術」新變中之地位 ——兼述其《易》論、方伎之預測鑑誡的 應世智慧*

江建俊**

（投稿日期：102 年 1 月 5 日；接受刊登日期：102 年 4 月 19 日）

提要

曹魏齊王芳「正始」年間，重用浮華之士，陰奪司馬懿之權，頓使政治氣氛變得詭譎。而學術方面亦呈現新變，世所豔稱的「正始之音」，時有大型談座，自由議論，溝通儒道成了當時學術之最核心議題。管輅躬逢此學術的鉅大轉折期，仍沿循漢代象數易的軌跡，益以陰陽、方伎，而自成「數術易」一系，援之與正始玄談界之精英對辯。而世之論清談者，多忽略之，也未能正視其所談的《易》「義」及「術數」之「理」，遂流失此脈絡之學術系譜。本文貞定管輅之學術地位為「象數易」至「數術易」之轉折；以陰陽變化、五行符命「豎義」之正始清談地位；以《易》道「與變升降」為處易代之際的應世智慧；以「奇方異術」勸善導德，具教化之功，益見其學思的殊趣與本色。

關鍵詞：管輅、方伎、術數、易占、正始學術

* 非常感謝評審者提供的精審意見，尤其感謝謝綉治教授對於「術數易」的指導。

**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三國志·魏書·方伎傳》載華佗、朱建平、周宣及管輅等人之傳記，另有杜夔，據何焯言：「杜夔（公良）當與王仲宣同傳，不可與方伎伍」¹，杜夔知音，善鐘律，創制雅樂，黃初中為太樂令、協律都尉，何焯認為審音度律異於醫診、相術、占卜、詳夢、術筮。然從以歸納三國、兩晉士風為主的《世說新語》一書，其〈術解〉篇所載的十一則，即有荀勗、阮咸的解音聲，另以堪輿、占驗、醫術、預言為主，是知「方伎」與「術解」同流，杜夔之入「方伎」無誤，皆指其技術湛密，既精且微，達到神祕性的境界。

而「方伎」或「術解」，乃承自《漢志》之「數術略」，「數術略」括天文、曆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²，原本為義和史卜之所司。《漢志》另有「方伎略」，分醫經、經方、房中、神仙四家。按原本研究天道之學為「數術之學」，而研究生命之學名「方伎之學」³，數術方伎合之，逕稱數術或方伎，乃古人以為可通天地鬼神之術。日本學者坂出祥伸〈方術傳的立傳及其性質〉一文中，針對中國的術數，即指出其技術具有咒術的特性，《後漢書·方術傳》對方術家的術數內容，指「役使鬼神而產生的怪異之術、相術、占星術、災異、風角、望氣、巫醫、音樂等。」⁴《三國志·方伎傳》末史評交代特立此傳，乃重其「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絕技」，如同《史記》之著日者、龜策與扁鵲、倉公之傳，足以「廣異聞，而表奇事」也。《易》占之「占事知來」以行預測，為趨避之參考，可稱為占驗派。⁵

按方術本被視為違反聖人之道，故為賢者所戒，唯有循俗蹈禮，才不會利用其神祕技巧蠱惑民眾，甚至裝神弄鬼，行其奸慝，終變生造亂，此曹操之將當時方術之士集於魏國而監禁之，即以「誠恐斯人之徒，接奸宄以欺眾，行妖慝以惑民。」⁶是知方術家既為執政者所迎，以備諮詢，蓋其料事如神，預知未來，可為防微杜漸或臨事決策之參考；但也

¹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5月），頁458。

² 按《漢志》言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大至山川形勢，小至相人、相馬、狗、刀劍，從重居宅周圍之山川形勢，乃屬風水堪輿之類。相人形則相法之屬。

³ 李零：《中國方術考》（北京：人民中國出版社，1993年12月），頁18。

⁴ 見坂出祥伸：〈方術傳的立傳及其性質〉，《日本學者論中國哲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11月），頁206。坂出檢索《漢書·藝文志》中的〈數術略〉、〈方伎略〉及《後漢書》之後的〈方術傳〉，以見術數的多樣。

⁵ 管輅以術數方伎合《易》，宜屬術數易學占驗派。參見林忠軍：《象數易學發展史》第1冊（濟南：齊魯書社，1994年7月），頁5。及謝綉治：《魏晉象數易學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年3月），頁32。

⁶ 曹植：〈辨道論〉，見趙幼文：《曹植集校注》（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4月），頁188。

因其神技，畏其興風作浪，而為執政所嫉。管輅極數知變，卻能不捲入政治漩渦，且能藉其先見前識，導迷怯惑，規過勸善，此有匡扶名教之功。

本文除貞定管輅《易》占代表曹魏《易》術數一系承漢代象數之發展，以別於何、王義理《易》外，更正視管輅在「正始新學」中的談辯地位，及其處曹、馬政治鬥爭中，取《易》道之「權時制宜」、「與時偕行」之應世智慧，周旋於曹、馬之間，而遊刃於其學、其術，益見其在正始學術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二、管輅術數《易》論

牟宗三先生《才性與玄理》別管輅《易》屬術數系，不在疏解經文，故無章句，可曰「經外別傳」⁷。紀昀《四庫易類小序》於「術數」類言：「術數之興，多在秦漢以後，要其旨不出乎陰陽五行、生剋制化，實皆易之支派，傳以雜說耳。」蓋《易》本占筮之書，由於散落民間而附會以占候、醫藥、望氣、風水、預測方術，此可名為「術數易」，然「術數」之稱在漢代才被確定。因漢象數易之特色乃攝天文曆算及陰陽之學⁸，衍成乾坤六子、八卦方位、制化生剋等理念。其後有流行民間之方術，假象數「易」之名，以神其術，從管輅本《易》占之智，獲天人之神妙感通，外加許多方伎之術，故歸之「術數易」可也。此《漢志》將京房象數易列「六藝略」，而《三國志》則將管輅列「方伎傳」，明顯象數不同於術數，術數乃屬子部。⁹《三國志·管輅傳》《集解》引〈管輅別傳〉載：

輅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及成人，果明周易，仰觀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

今見著錄有管輅《易傳》一卷，按〈管輅傳〉多載管輅論《易》之事，而《易》事非《易》學，管辰〈管輅別傳敘〉言「觀輅書傳，唯有《易林》、《風角》、《鳥鳴》、《仰觀星書》三十餘卷，世所共有」，此究為其藏書？或其學生記述管輅之說？不易定論。唯《隋志》著

⁷ 見其〈治易之三系：術數系、象數系、義理系〉，管輅為術數系代表。參《才性與玄理》（臺北：學生書局，1974年10月），頁89。

⁸ 據唐·章懷太子李賢注，楊家駱主編：《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4月），頁1911、1912。《後漢書·張衡傳》載張衡上疏云：「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可知陰陽之學之尚占與不占而預言之識記不同，識記「實為陰陽之流弊」。參閻王錦民：《古學經子》（北京：華夏出版社，1996年9月），頁183、184。

⁹ 《四庫全書》列象數易之作入經部易類，術數則屬子部術數類。

錄輅《周易通靈決》二卷，又言梁有《管公明算占書》一卷，可能為同一書。王葆玹從書之名稱看，推為後人對管輅算占之記錄。而《宋史·藝文志》則著錄管輅《易傳》一卷，可能即指《管公明算占書》。兩《唐志》則皆著錄管輅《周易林》四卷、《鳥情逆占》一卷，因管輅擅鳥鳴，後人取通行於世之《鳥鳴》，而誤為輅所作。¹⁰《三國志集解》引〈管輅別傳〉即有交代管輅《易》學言：

裴使君問：「何平叔一代才名，其實何如？」輅曰：「其說老莊，則巧而多華；說易生義，則美而多偽，華則道浮，偽則神虛。輅以為少功之才也。」裴使君曰：「誠如來論，吾數與平叔共說老莊及易，常覺其辭妙於理，不能折之。」

管輅批評何晏《易》「美而多偽」，偽則神虛而少功，即因其不經由爻變以推人事之吉凶禍福。¹¹更不以何、王等以「玄」說《易》為然。〈管輅別傳〉又云：「晏自言不解易九事」，有關《易》九事，《世說·規箴》6 劉孝標注引，其略云：

裴徽謂管輅曰：「……何尚書神明清澈，殆破秋毫，君當慎之！自言不解《易》中九事，必當相問，比至洛，宜善精其理也。」輅曰：「若九事皆至義者，不足勞思也；若陰陽者，精之久矣！」輅至洛，果為何尚書所請，共論易九事，九事皆明。何曰：「此君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邪？」輅尋聲答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何尚書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請輅為卦。輅即稱引鑒識。

《南齊書·張緒傳》說：「何平叔所不解《易》中七事，諸卦中所有時義，是其一也。」¹²管輅以占筮合易，屬術數一系¹³，為何晏解「陰陽」之數與「時變」之義，陰陽之數指奇偶之運動變化，從變化中推排預測；而時變則透過大衍、納甲、五行之筮法，「感數而動，推知實際的干支日月」，以預知吉凶禍福。¹⁴按《易》於「時」即有待時、時行、時成、

¹⁰ 見王葆玹：《玄學通論》（臺北：五南圖書公司，1996年），頁295。

¹¹ 王錦民《古學經子》言當時所發展的義理《易》為背離師說、自由闡發義理之「名士易學」，又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著錄張璠《周易集解》錄二十家《易》說，其中有八家為當時重要名士。頁46。

¹² 梁·蕭子顯：《南齊書·張緒傳》（臺北：鼎文書局，1993年5月），頁601。唐·姚思廉：《梁書·儒林傳》（臺北：鼎文書局，1975年）卷48：「伏曼容……個儻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故知平叔有所短。」」頁662、663。

¹³ 牟宗三《王弼易學之史跡》中言：「管輅精推陰陽，為術數家。善易者不言易，此既與章句訓詁不同，亦與智解玄悟有異。」同註7，頁87。

¹⁴ 見謝綉治：《魏晉象數易學研究》（臺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年），頁93。

時變、時用、時義、時發、時含等義¹⁵，重與時消息，知「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趨時」之義也。何晏背爻象而任心胸，自無法參透時義，故無以崇德安身。¹⁶而管輅善體爻象變化之旨，即數知來，如規圓矩方，遂有「通神」之跡。他以一己純然之性，多發天然，指揮「天元」¹⁷，神鑒「太極」，透過占筮，得數得神，此以「神思」解易，妙在「入神」，始足以參至精至妙之境。此管輅所以指何晏所得非「至義」，祇是辭義之內的巧解，殆如「射侯之巧」，非能於辭義之外別有證會，而有破秋毫之妙¹⁸，故勞而少功。因為爻象乃相應天地、日月、陰陽變化之理，若一味參玄，未能在實踐之徵驗上證成，則一切漫言、夸言，終掛空矣。

今推管輅學術之基調屬術數系，因象數系有其一套近乎物理學之占筮體例，如納甲、爻辰、卦氣、八宮、飛伏、陰陽升降、互體等；而輅多援六十四卦以行術數，以算占、天象、預言、命理、風水、占夢為能事，故非等於「象數」系。且在當時義理易為主流時，管輅較務實，認為像何、王以《易》暢玄，以言詞解易，視「神」為「無形」，能使四時不忒；或視「神」如象外之意，得意則可暢神等¹⁹，卻未用在闡幽冥、知變化之實踐智慧上，這在管輅的心目中祇算是「浮藻」。因古卜卦，六爻十八變以成卦，與用納甲筮法解卦方式與占卜方式²⁰不完全相應，為求釋義時精確，何得忽略物、象、時勢變化？

管輅又與魏郡太守鍾毓共論《易義》，據《輅別傳》載：

魏郡太守鍾毓，清逸有才，難輅易二十餘事，自以為難之至精也。輅尋聲投響，言無留滯，分張爻象，義皆殊妙，毓即謝輅。輅卜知毓生日月，毓愕然曰：「聖人運神通化，連屬事物，何聰明乃爾！」輅言：「幽明同化，死生一道，悠悠太極，終而復始。文王損命，不以為憂，仲尼曳杖，不以為懼，緒煩著筮，宜盡其意。」

¹⁵ 見惠棟：《易漢學》，收錄於紀昀：《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52冊，頁362、363。

¹⁶ 簡博賢於《魏晉四家易研究·何晏及其《周易解》》中，指晏不能推陰陽以極幽明，又以老莊之言參爻象為其特色；不推陰陽，是退斥象數，而漢易為變；差次老莊而參爻象，是老易周流，而經義玄化矣。」見氏著：《魏晉四家易研究·何晏及其《周易解》》（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1月），頁167-169。

¹⁷ 天元指由渾沌未判，到立太極、分兩儀、定陰陽、畫八卦、文王演《易》、孔子《繫辭》，定吉凶以386爻，包天地、合乾坤、知禍福。又有指中國古代曆法中的四柱天干。

¹⁸ 此蔡振豐即辨「詳盡詮說」《易》之辭義與體《易》、行《易》之差別，見劉大鈞主編：《大易集要·管輅易學所反映魏晉象數易的轉變》（濟南：齊魯書社，1994年3月），頁129。

¹⁹ 王弼：〈觀〉卦〈象辭〉「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注。

²⁰ 實不知管輅是用何種方式卜卦，但從傳說中得知，其解卦已用了納甲筮法的一些原理，實為京房過渡到郭璞的中間人物，但京房仍見六爻十八變之跡，且同時亦見納甲之說。

此由自然論到人之性命，天命貫通，曲盡終始，一無滯礙。又與平原太守劉邠論《易》，邠清和而思理，好《易》而不能精，向輅言已注《易》論，頗為自得。輅對邠之「勞不世之神，經緯大道」頗為贊許，但指出注《易》之急，「急於水火，水火之難，登時之驗，易之清濁，延於萬代，不可不先定其神，而後垂明思也」。於此，管輅表面讚美劉邠勞神注《易》，而實不苟同。輅雖指注《易》急於水火，但前提是必須「定其神」而後「垂明思」，若無此功力，如何注《易》？況且《易》乃體踐之實務，何可注之？²¹

管輅自言不解古之聖人何以「處乾位於西北，坤位於西南」。因乾坤為天地之象，天地至大，為神明君父，覆載萬物，生長撫育，何以安處二位與六卦同列？案乾之象彖：既以乾之為萬物資始，尊其大象，以「乾坤者，《易》之祖宗，變化之根源」，由之為劉邠論八卦之道及爻象之精，「大論開廓，眾化相連」，此必為會通卦爻之理與事，以得神幾者。而一般以易占算命者皆用後天八卦，管輅神靈具備先天之學的思維，故王葆玹讚其與邵雍先天象數之思暗合，甚至超越邵雍。至於是否見到先天八卦的圖書，則尚無證據。其矜持乾坤至高無上，為形上依據，是一切之根本，何可與六子同列而位於西北、西南之位？則似與王弼之體用觀不謀而合，而有以乾坤為母、為體、為本；六子為子、為用、為末之思維。

據〈管輅別傳〉所載管輅於《易》，固學有所本，如曾與具才學、善《周易》的郭義博談《易》、學仰觀，數十日便可發言難，超過其師，在「推運會、論災異」方面，特別有心得。史載其於「占贛上諸生疾病、死亡、貧富、喪衰，初無差錯」，而被稱為「神人」。他自小即喜仰觀天象，常「夜不肯寐」、「通夜不眠」，用思精妙，而自以為此「當出吾天份」，非由學至，故其師反從輅問《易》，自嘆資質懸隔。是以王經每論輅以為「得龍雲之精，能養和通幽者，非徒合會之才」，因觀其卦之靈驗，殆不可思議者。而欲達此境，若先無其才思，雖「靜然沉思，馳精數日」，卒無所得，類郭恩之凡流，自無以登臻。

時又有王基亦曾就管輅學《易》，推論天文，輅為之「開變化之象，演吉凶之兆」，無不纖微委曲，盡其「精神」，為基所嘆服。按王基乃曹魏有智謀勇略之正臣，魏明帝大興土木，基曾諫之。對曹爽專柄，風化凌遲，乃著〈時要論〉以切世事。²²又戒司馬師敬謹用賢以和遠定眾，遇有用兵，則出謀獻策，分析利害，終得致勝，其著德立勳，允稱魏之良臣。其治身清素，不營產業，為學行堅白，足以勵俗者²³。管輅作卦，對正人君子多預言其可逢凶化吉，此正昭告養德足以安身。如郭恩兄弟三人皆得瘳疾，請輅筮其所由，輅

²¹ 而蔡振豐指出管輅〈易〉貴「神」，從其評何晏說雖巧妙而未入於神可知。而入神須先棄名言之辨，不免拘限。出處同註 18，頁 128、129。

²² 晉·陳壽：《三國志·魏志·王基傳》（臺北：鼎文書局，1980 年 3 月），頁 751。

²³ 晉·陳壽：《三國志·魏志·王基傳》載其與徐邈、胡質、王昶掌統方任，垂稱著績，為一時之彥士。出處同前註，頁 750。

觀卦象，言「火形不絕，水形無餘，不及後也。」²⁴指出若痛念前非，則不遺傳後代子孫，此無形中給知過改非者一更生的機會。而安平太守王基之官舍因年代久遠，魑魅魍魎來附，故有怪異出現，但以居主之德足以鎮宅，故不足為憂，因勉王基曰：「焉知三事不為吉祥，願府君安身養德，從容光大，勿以知神奸污累天真。」指泯變怪在修德。又劉邠官舍連有變怪，管輅從其地名，推原其地理環境，指出所相之地為古戰場，殺人無數，冤魂變怪，但因劉邠「道德高妙，神不懼妖，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固可無事，此本〈大有〉上九之爻辭以解之，實亦取其修道為德，履信思順，自可禳災弭怪。

從上所列即可推知管輅「術數易」，乃循京房占驗方面之象數易（重「術」），非「學」（如虞翻）方面的象數易。另一方面，以神思體《易》、解《易》，又具玄奧之神秘觀，還強化「方伎」之成分，但特執守《易》道之勸善本質，迥非「義理易」之究玄理、銳思辨。

管輅既具有獨特的稟賦，常為人所請而作卦，以能預測吉凶禍福，那他是否能為人禳災祈福呢？其為人卜卦，預知來事，十分準確，而究竟有否解厄之方？²⁵或僅將事象的發展點明，讓當事人思患預防？由於其透過占驗以規誡的成分為重，意在修善為德或可渡過危機，若執迷不悟，則災咎之來乃不可逃。如其深誠曹爽重用的何晏，宜知驕奢侈汰之致禍，而就在正始九年年底（十二月二十八日），管輅為何晏所請，時在鄧颺家，晏請輅曰：

「聞君著爻神妙，試為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頭，來在鼻上，驅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輅曰：「……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嶽，勢若雷電，而懷德者鮮，畏威者眾，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者艮，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數，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裒多益寡，壯則非禮不履，未有損己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象象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也。」²⁶

²⁴ 晉·陳壽：《三國志·魏志·管輅傳》注引〈管輅別傳〉，頁812。

²⁵ 如東晉郭璞亦擅《易》占化厄，如推知王導有「震厄」，乃以柏樹代之而得免。見南朝宋·劉義慶：《世說·術解》8，其注即引王隱《晉書》言：「（郭）璞消災轉禍，扶厄擇勝，時人咸言京、管不及。」余嘉錫：《箋疏》（臺北：華正書局，1984年9月），頁706、707。

²⁶ 同註24，頁820。

此屬結合爻象之義與「占夢」之術，目的在勸人以德。按王符《潛夫論·夢列》云：

夫占夢必謹其變故，審其徵候，內考情意，外考王相，即吉凶之符，善惡之效，庶可見也。²⁷

此言占夢除詳審夢象，還要推究個人情意與外在因素。同時，吉凶禍福也與道德修養相關，其借夢占來勸善的用意甚明，若修德行，則惡夢不為凶，此謂「惡夢不勝善行。」²⁸夢喻用以見微而正其失，乃得占夢之正道，於此管輅提出〈艮〉、〈謙〉、〈大壯〉三卦以期勉何晏。夢中以「鼻」為核心，鼻為山，荀爽九家《易》及虞翻《虞氏逸象》注〈無妄〉卦六三爻，有艮為鼻之說。艮為山，鼻為面之山，故取象之。由「鼻」開展，等於從「艮」卦之義出發，喻人勢不可過大，按《艮·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²⁹此處「止」之智在當行當止，配合時空條件，不要輕率妄動，所作所為不失正道。《艮·九三·象》則言：「艮其限，危薰心」，即戒處高位而有惡，將罹凶險。則《艮》有勸人謹言慎行，守中正之道，不為己甚者。而時曹爽專擅朝政，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³⁰，遷郭太后於永寧宮，尊司馬懿為太傅，以架空其權，司馬懿遂稱疾不與政事，然暗中佈局，陰養死士三千人散在民間，以待機會摧毀曹爽黨。就在生死關頭，有識者如山濤都已聞出不尋常的訊息³¹，而曹爽黨卻正恣肆的飲酒作樂，據《三國志·曹爽傳》載：

擅取太樂樂器，武庫禁兵。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晏等會其中，飲酒作樂。義深以為大憂，數諫止之。又著書三篇，陳驕淫盈溢之致禍敗，辭旨甚切，不敢斥爽，託戒諸弟以示爽。爽知其為己發也，甚不悅。義或時以諫喻不納，涕泣而起。

見曹爽正陶醉於大權在握之中而忘其所以，管輅對何晏之誠言，即在警其若一味驕妄不知限止，則禍咎將不旋踵。所謂「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反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蓋盈溢太過，必為清論所棄。

²⁷ 清·汪繼培箋：《潛夫論箋》（臺北：大立出版社，1984年1月），頁322。

²⁸ 《說苑·敬慎》。見趙善詒：《說苑疏證》（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10月），頁279。

²⁹ 徐志銳：《周易大傳新注》（濟南：齊魯書社，1986年6月），頁327。

³⁰ 時有「何、鄧、丁，亂京城」之諺，可能為司馬懿故意散播，以其乃慫恿曹爽奪司馬懿之權，且黨同伐異，使權利分配失衡。

³¹ 唐·房玄齡等：《晉書·山濤傳》（臺北：鼎文書局，1976年10月），頁1223載：「與石鑒共宿，濤夜起蹴鑒曰：『今為何等時而眠邪！知太傅臥何意？』……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

而《謙》卦艮下坤上，地中有山，山之勢高，宜韜斂之，有謙虛履道之象。謙者功高不自居，位高不自傲，蓋天、地、鬼、神、人，無不福謙而禍盈，所謂一謙而四益，《謙·象》：「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欲人之「卑以自牧」，執政者能勤勞且謙讓，不居功、不宰成，則可獲得眾民之敬服，足見「謙」乃明智之舉，是能化民而行其志者。管輅見曹爽黨之驕滿獨大，不知物勢盛極則衰，而思防微杜漸，是以禍釁之起，已在朝夕之間耳。之前，曹爽為獨攬大權，使心腹執掌權要，如何晏為吏部尚書，典選舉；畢軌任司隸校尉，李勝為河南尹，曹羲、曹訓等掌禁衛軍，其與曹爽黨不合者如傅嘏、盧毓、鍾毓等咸遭排斥。³²而為了立威名於天下，以壓制司馬氏，興兵伐蜀，視國脈民命於不顧。據〈曹爽傳〉載：「正始五年，爽乃西至長安，大發率六、七十萬人，從駱谷入。」蜀則據險而守³³，爽軍前進不得，而糧運不上，牛馬多死，民怨沸騰，情勢險峻，蜀將費禕援兵又至，爽懼，不得不急速退兵，歷經苦戰，才勉強通過，損失慘重，終結怨於民。

曹爽既缺乏軍事之能，又不善政治謀略，祇為了立功而「變異前章」、「屢改制度」，今從夏侯玄〈論時政〉中，略得新制之要，如限制中正之用人權，以擴大吏部職能；另將行政機構，由州、郡、縣三級改為州、縣兩級，以省煩費；又改革侈靡之服制，禁除末俗華麗之事等為重點。然改制推行並不成功，以遇到既得利益者之抵拒，其結果是「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同是曹黨的王廣，即評其「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民習於舊，眾莫之從。」³⁴其結果是「變易朝典，政令數改」，造成人心浮動³⁵，反給政敵抓住把柄，予以痛擊。細究之，皆由曹爽黨之短視近利、輕躁妄動，不懂得謙虛退讓，終招致失人心而危根本之咎。

至於「大壯」卦，其象曰：「君子以非禮弗履」，君子觀此卦，卦象為天上鳴雷，聲勢過大，易招禍。故需履禮以防過壯。蓋迅雷可畏，禮法森嚴，君子畏威知懼，而不敢造次。若所行非禮，則將陷「牝羊觸藩，不能進，不能退」的困局。此亦重視所處之位的適當，在進退艱難之中，如何化凶逢吉，在於不能亂衝亂撞。管輅以三卦之旨鑒誡何晏，何晏深知其意，謝之曰：

³² 晉·陳壽：《三國志·魏志·鍾毓傳》：「（毓）後以失爽意，徙侍中，出為魏郡太守。」〈傅嘏傳〉：「時曹爽秉政，何晏為吏部尚書，……晏等遂與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盧毓傳〉：「時曹爽秉權，將樹其黨，徙毓僕射，以侍中何晏代毓。頃之，出毓為廷尉，司隸畢軌又枉奏免官，眾論多訟之。」上引文分見頁400、624、652。

³³ 何焯於此議曰：「劉葛之澤尚存，顯才未盡，君臣無釁，守備甚設，豈可倖其有功哉？年少浮華，未陳於事，無端輟事，遂為國家之憂。」同註1，頁440。

³⁴ 晉·陳壽：《三國志·王凌傳附王廣傳》，頁758。

³⁵ 從王廣給其父王凌之信，言事變起名士多被誅戮，而天下安之，可逆推正始改制之失敗。晉·陳壽：《三國志·王凌傳》注引《漢晉春秋》，頁758。

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為難；交疏吐誠，今人以為難，今君一面，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³⁶

輕躁之鄧颺，視管輅之言為「老生常談」，而何晏已預知危機，然與魏姻親，欲退無門，故恆懷怵惕，一聞管輅之言，自是百端交集。何晏自亦深賞管輅之才，其請管輅為作卦、占夢、論《易》，對管輅知無不言之殷殷告誡，何晏都慎聽之，因據《世說·規箴》6 劉注引《名士傳》云：

是時曹爽輔政，識者慮有危機。晏有重名，與魏姻戚，內雖懷憂，而無復退也。著五言詩以言志曰：『鴻鵠比翼遊，群飛戲太清。常畏大網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從流嘜浮萍。承寧曠中懷，何為怵惕驚。』蓋因輅言，懼而賦詩。³⁷

何晏雖能正視管輅之建言，但隨著人心向背，勢成土崩，已非拔山力所能救，且其曾得罪司馬氏之黨羽及司馬師³⁸，終被誅除。曹爽黨「不勞謙以先天下，而偃然輒當殊禮」³⁹，早為有識者所慮⁴⁰，其躁競之行，正給予司馬氏橫加醜辭、羅織入罪的把柄。而據〈管輅傳〉又載輅還平原邑舍，具將與何晏的對話告訴其舅，其舅責輅之言太切至，管輅竟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斥其狂悖。十餘日後，晏、颺等皆族誅，舅乃服其言。是管輅早已預知何、鄧將敗，姑且不從時勢評估，從其言、其行、其形、其神所透露的端倪，亦可揣摩之。由此可推管輅實擅長觀人術，而其出言不忌，實憤何、鄧輩之輕敵，既不能持德，又不能遜退，也不能聽採諫言，頓使局勢逆轉，主客異勢，終不免在權力傾軋中掀起腥風血雨之禍。而管輅之對何晏雖有貶斥，但絕非像傅嘏、傅玄、盧毓輩之仇視何晏。⁴¹

³⁶ 同註 24，頁 820。

³⁷ 南朝宋·劉義慶：《世說·規箴》6 劉注引《名士傳》，出處同註 25，頁 553。

³⁸ 何晏為鞏固曹魏勢力，黜司馬黨，故傅嘏不與夏侯玄、何晏交，且嚴辭批判此輩為利口覆邦者。又據《三國志》注引《魏氏春秋》，頁 292 載：「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於時，司馬景王亦預焉。晏嘗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況諸己也。」

³⁹ 同註 1，頁 439。

⁴⁰ 《三國志·傅嘏傳》：「時曹爽秉政，何晏為吏部尚書，嘏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內鉅巧，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與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頁 624。

⁴¹ 晉·陳壽：《三國志·曹爽傳》，頁 284 載：「晏等與廷尉盧毓素有不平，因毓吏微過，深文致毓法。」又同註 31，頁 2509 載：「時（傳）玄與何晏、鄧颺不穆，晏等每欲害之，時人莫肯共婚。」

因管輅深識清濁，其論人每從本質立論，不為外在虛華所蔽，如其應裴徽問何晏才名之實時答以：

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見者清，所不見者濁。神在廣博，志不務學，弗能成才。欲以盆盎之水，求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則智由此惑。故說老、莊則巧而多華，說易生義則美而多偽；華則道浮，偽則神虛；得上才則淺而流絕，得中才則游精而獨出，輅以為少功之才也。」

對何晏之才、學、識都未給予佳評，遂預估其於立功、立德、立言方面，成就必也十分有限。尤其在《易》學上，更明確的指出其盲點。牟宗三《才性與玄理》即言：

管輅精於陰陽，妙於術數，直湊造化之微，神解感應之幾，『善易者不論易』（輅答鄧颺語），而易理在其中矣。彼有術有數，有微有驗，如此實際，自輕何晏之浮藻。⁴²

此管輅對「背爻象而任心胸」之以老莊解《易》，馳驚於善言虛勝者，每存貶議。按史傳載魏明帝時有糾浮華之令，何晏、鄧颺輩即以修浮華、合虛譽被黜⁴³，其才德若從「循名按常、明試以功」言，皆經不起考驗。即使清談之場合，也徒以騁口舌，以辭為勝⁴⁴，於理則未必堅實，此虛華之輩，實不足以成事⁴⁵。凡此皆見管輅之誠浮華不實及疏越依宥。時董昭、盧毓、劉邵等皆主務實重禮⁴⁶，管輅則以占筮設教，用以敦風勵俗，其旨皆在匡世。從史傳載管輅常論「魏晉興衰」，此句甚要，因身當一日萬變之時，且與曹、司馬陣營之領導人物皆有交往，他甚關心局勢之發展，在此消彼長之對決中，自呈現起伏勝負。管輅藉占卜以證成《易》義，且輔以五行之相剋相生，見勢運之轉，乃有軌跡可循。至於管輅術數（易）例之原理，每由《易》而推論天文，由《易》占之爻象推明變化之象，演吉凶之兆，未嘗不纖微委曲，盡其精神。曾對王經言：「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仁義。

⁴² 同註7，頁89。

⁴³ 晉·陳壽：《三國志·魏志·諸葛誕傳》，頁769。

⁴⁴ 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文學》10，同註25，頁200載：「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諾諾。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

⁴⁵ 按三國·劉邵《人物志·九徵》（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1年11月），頁2言：「色平而暢者，謂之通微」。管輅既視何晏華偽無根，自不足以「歷纖理」、「說變通」、「涉大道」、「即大義」（《人物志·材理》）也。

⁴⁶ 董昭糾浮華，盧毓言「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見晉·陳壽：《三國志·魏志·盧毓傳》，頁651。

伏羲作八卦，周文王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病者或以瘥，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女娶妻或以生長。」⁴⁷此說明掌握爻變，即是控制人情樞機，而可平準萬事萬物。

按管輅由觀象而預知將發生之事，亦本氣類之相感，如男女初見，情同意合，自然相得，終而結婚生子，生生不息。反之，若「志不相得」，何能相感？其意認為「貴人有事，其應在天，在天則日月星辰也。兵動民憂，其應在物，在物則山林鳥獸也。」感數而動，婉曲通靈，雞雉之靈，與兵戈之事感應，此管輅援應感說以答徐季龍「世有軍事，則感雞雉先鳴」之問也。⁴⁸

於此，仍存漢代「天人感應」以警時君世主之意，其立論之基為「同聲相求，同氣相應」，精氣相感，故能興雲致雨。陰陽五行從屬於天，故能體現天之意志，人行善則出現祥瑞之象，行惡則生災異，誠如董仲舒所言：「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害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⁴⁹「天人感應」之論點乃認為「天人同構」，以人之形體聲氣，皆可與天體比附，所謂「人副天數」，故帝王之行每感天而有天象之符應，此說乃假借民意為天意，落實為災異譴告，或祥瑞示慶，此實神道設教，以戒時君世主之獨裁貪暴。管輅有取此義，故引符命、面相以發揮正面資鑑功能。祇不過管輅更以《易》之爻應變化感通，以明事物之幾微朕兆耳。

緣《易》以「感」為體，如「銅山西崩，靈鐘東應」⁵⁰，管輅從陰陽交感變化中，貞定世道曲直，並涉吉凶禍福，以勸惡止非，終立於大道，其用心無非在「撥亂反正」，由上可窺管輅善於《易》事。然據〈別傳〉載鄧颺問管輅：「君見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故也？」輅答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⁵¹揆其義在強調神通之「智」，此「智」乃由「悟」而得，蓋智性玄微，悟之則「神」得以通之，此非文字所能表達，是以其言「《易》安可注也」⁵²。蓋《易》之精微，乃存乎蓍龜占筮之中，在爻變中盡存萬事萬物之理。謝綉治即言：「管輅的不注《易》，一方面突顯術數家至神至妙的天人合一觀，另一方面則反對時人以玄理注《易》的風氣。」⁵³其屬意的重點不在《易》之辭義，而在

⁴⁷ 同註 24，頁 815。

⁴⁸ 同前註，頁 824。

⁴⁹ 漢·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八〈必仁且智〉。見清·蘇輿撰：《春秋繁露義證》（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 年 10 月），頁 24。

⁵⁰ 據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文學》61，同註 25，頁 240 載：「殷荊州曾問遠公：『《易》以何為體？』答曰：『《易》以感為體。』」殷仲堪舉「銅山西崩，靈鐘東應」來說明「陰陽交感」乃《易》之本體，慧遠「笑」而不答，實以不落言詮。

⁵¹ 同註 24，頁 820。

⁵² 平原太守劉邠問管輅注《易》之要時，管輅所答。同前註，頁 823。

⁵³ 同註 14，頁 35。

提供世人資鑑之用，遂知管輅之「體易」與注易家之「解易」者不侔，循此自覺地展開於應世之智、論辯之「豎義」及宣德勸化之各層面，儼然自成一統系。

三、管輅取《易》道為處篡代之際的應世之智

管輅「知機」，故其處亂世之道，即在政黨傾向上，不露端倪，隱晦才智，善於揣度時局變化的幾微朕兆，不捲入漩渦。〈輅別傳〉即言：「體性寬大，多所含受，憎己不仇，愛己不褒，每欲以德報怨」；又言其「與世無忌」，深得遜退之道，實亦掩喜慍愛憎以「自晦」之智，其不以「廉介細直」為務。且嗜酒、飲食言戲，不擇非類，而人多愛之，以其「無異於人」，故能入世容跡。日常接物，皆發自內心的仁和，因無闕漏，故執臧否者，終都心服，無可挑剔。此見於諸葛原戒其才俊而樂酒時，即答以「酒不可極，才不可盡，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蓋酒以成禮，自七賢以下，名士多縱酒，管輅持酒以禮，故無酒過之悔。而此「愚」更是亂世保全之道，實深得《老子》「微妙玄通，深不可識」(15)、「我獨昏昏」(20)、「曲則全，枉則直」(22)、「知白守黑，知榮守辱」(28)、「損之又損」(48)、「見小曰明，守柔曰強」(52)、「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56)等委曲遜退之德；及《莊子·山木》言：「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⁵⁴與時俱化，不與物忤，泛若不繫之舟之「智」。另如嵇叔良〈阮嗣宗碑〉所言：「或出或處，與時升降；或默或語，與世推移。」⁵⁵此阮籍之「愚」以喜怒不形於色，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司馬昭稱其為「天下之至慎」，而此乃處亂世之保護傘。以唯感而後應，不倡始，不露才，遂得以保全。此正合《易》諄諄以陳的「中正」之道及權變之理，遂不以外物累其身。王弼《周易注·蠱》上九：「最處事上而不累於位」；《隨》初六：「無所偏係，動能隨時，意無所主者也。隨不以欲，以欲隨宜者也。」即若《莊子·秋水》亦言：「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本乎天，位乎得」⁵⁶，也就是回歸大道，居於所應處之位，而不使自己陷入危險之地，能通道、明權、達變、得宜，即是中正之道，而體道則有智，能解危得福。

又管輅既有本京房占驗、災異、風候、音律之說者，世乃多以管輅、京房相比，然二人應世之道卻明顯不同，據《管輅別傳》即辨之曰：

⁵⁴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87年8月），頁668。此標與時俱化的「龍蛇術」。

⁵⁵ 晉·嵇叔良：〈阮嗣宗碑〉，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10月），頁549-550。

⁵⁶ 同註54，頁588。

昔京房雖善卜及風律之占，卒不免禍，而輅自知四十八當亡，可謂明哲相殊。又京房目見遶讒之黨，耳聽青蠅之聲，面諫不從，而猶道路紛紜。輅處魏、晉之際，藏智以朴，卷舒有時，妙不見求，愚不見遺，可謂知幾相邈也。京房上不量萬乘之主，下不避佞諂之徒，欲以天文、洪範，利國利身，因不能用，卒陷大刑，可謂枯龜之餘智，膏燭之末景，豈不哀哉！

此指京房如靈龜不足保身，又如膏火自煎，深處邪諂橫行之世，不能審時度勢，不能知幾而慎言遜行，終蹈大戮⁵⁷。而輅「藏智以樸，卷舒有時，妙不見求，愚不見遺」，可見其「明哲相殊」、「知幾相邈」。即如其後同屬「術解」巨擘的郭璞，值王敦之亂，亦不能免身⁵⁸。獨管輅以「樸」晦智，隨時舒卷，不以術干祿，卻又能以「智」為人所迎，進退得宜，故無危身之虞。⁵⁹

管辰〈輅別傳〉言管輅「仰觀靈曜，說魏晉興衰」，可見管輅處曹氏與司馬氏，勢同水火之際，從天文到人事，已見浮沉之勢，種種跡象，魏衰晉興乃成定局，管輅論其成敗，正足以警世。據〈管輅傳〉正元二年（255），其弟管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可見司馬昭十分尊禮管輅，因其既有高才異術，具社會聲價，不得不籠絡之，就如其刻意維護阮籍一樣，但未必重用之。因管輅有奇術，且又與何晏、鄧颺等常有聚談，司馬昭焉得不猜疑？然權勢紛紛想拉攏他，都想透過管輅之神機妙算，指引進身之途，以求輝煌騰達；或在權力鬥爭時，為制服對方而求其點撥；或前進遇挫折，為祛迷解惑，以避厄去災而求助，據〈管輅別傳〉即載：

（輅）既有明才，遭朱陽之運，于時名勢赫奕，若火猛風疾。當塗之士，莫不枝附葉連。賓客如雲，無多少皆為設食。賓無貴賤，候之以禮。京城紛紛，非徒歸其名勢而已，然亦懷其德焉。⁶⁰

⁵⁷ 據漢·班固：《漢書·石顯傳》載京房對漢元帝直言石顯、五鹿充宗專權亂政，石顯乃建言「讓京房擔任郡守，然後發其私事而坐棄市」。見《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79年2月），頁3727。三國時，殷襄〈誡子書〉即言：「夫京房之徒，考步吉凶之變，而不能自見其禍。」同註55，頁455。

⁵⁸ 同註31，頁1909載：「（郭）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郭璞卜敦將敗，敦脅迫之，終被殺。

⁵⁹ 若方士不站統治者一方，則奇術反害其身，歷代統治者每以執左道，亂朝政，妄說妖怪，幻惑眾心，志圖不軌為罪名以殺方士。

⁶⁰ 同註24，頁826。

按照當時形勢，管輅多才，又善占驗，料事神準，在易代之際，每為雄豪者競相爭取諮詢，可稱為當時之熱門人物。既然管輅知機，能預知成敗，從魏郡太守鍾毓問管輅：「天下當太平否？」輅云：「方今四九天飛，利見大人，神武升建，王道文明，何憂不平？」此以〈乾卦〉卦象之由四個陽爻，將進於九五，此誠進退無常之時，於時若存公去私則無咎也。丁壽昌《周易會通》言：「聖人之道，無不時也，舜之歷試時也，進無咎者，量可而進，適其時則無咎也。」⁶¹管輅見司馬積極「營家門」，以神武立功，深得人心，其勢已駸駸乎取曹氏而代之。此時若當機投靠司馬氏，藉《易》占為司馬氏造勢，為其貼金添彩，聲明符命在晉，此順水推舟之言，必加速易代之進程，必也成為典午之功臣，則必甚被重用，其榮華富貴，也必然唾手可得，當時人也都這麼認為，但從史傳並未見管輅有公然投靠之行。管輅雖也有假我數年，得作洛陽令，可使「路不拾遺，枹鼓不鳴」的豪語，此自信乃援其具才學及「濟世志」，因其不以「漁父」之獨善其身為然⁶²，其喜與人論道、論天命、論吉凶休咎，都出於以天理喻世之意。他矜持著忠孝信義才是立身之根本，故其事父母則孝篤，於兄弟則順愛，待士友則仁和發中而無所闕，故特以其德為當時「素論」所服。管輅知命，並善述絕學，其生命可謂為踐道之歷程，其善預測未然，祇在警幻導迷，使歸乎正道，實不計一己之進身，也因此而得全身全節，則其知《易》而以《易》道持身，在日常交集中，能審「時」達「變」，於所行又都能踐履大《易》之精神，此所以為人所宗仰。

四、管輅清談以陰陽變化、五行符命「豎義」⁶³

管輅喜與人論「道」⁶⁴，在上巒諸生中已展露鋒芒，辯才無礙。後在太守坐上，賓客百餘人，皆四面八方能言之士，輅在痛飲三升酒以壯膽後⁶⁵，竟與太守單子春對辯，管輅使出絕活，盛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輅別傳〉載其事：

於是唱大論之端，遂經於陰陽，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及眾士互共攻詰，論難鋒起，而輅人人答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不行。子春語眾人曰：「此年少盛有才器，聽其言論，正似司馬犬子游獵之賦，何其磊落

⁶¹ 丁壽昌：《周易會通》（臺北：河洛出版社，1975年5月），頁113。

⁶² 《莊子·漁父》載漁父指陳孔子「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同註54，頁1025。

⁶³ 豎義為清談時主方所立之義，客方依方辯對，談辭如雲。主客一來一往為一「番」。可參看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文學篇》所載。

⁶⁴ 管輅善論易道、易術，其言「樂與季主論道」，乃清論之流。同註24，頁823。

⁶⁵ 此為清談史上所未見，除證論辯之激烈，亦可肯定其在正始清談中之地位。

雄壯，英神以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有言也。」於是發聲徐州，號之神童。⁶⁶

管輅才甚豐贍，善敘其偏精的天文地理變化，以拔新領異，多出一己之孤詣，而少引經據典，拾人牙慧，以其為人類所未聞，故為人嘆服。而以一對眾，辭難往復，此豈淺根弱植者所能應付，其激烈竟至使人忘食。按當時談座，大多為二人對辯，而管輅則一人對付全場，且自始至終英氣貫膺，精神挺動。輅又與諸葛原（字景春）論「聖人著作之源」，敘「五帝三王受命之符」，輅先掌握諸葛原之微旨，進而乘虛突入，褰旗斬將，其盛況據〈管輅別傳〉載：

遂開張戰地，示以不固，藏匿孤虛，以待來攻。景春奔北，軍師摧衄，自言吾觀卿旌旗，城池已壞也。其欲戰之士，於此鳴鼓角，舉雲梯，弓弩大起，牙旗兩集。然後登城曜威，開門受敵，上論五帝，如江如漢，下論三王，如翮如翰；其英者若春華之俱發，其攻者若秋風之落葉。聽者眩惑，不達其義，言者收聲，莫不心服，雖白起之坑趙卒，項羽之塞濰水，無以尚之。于時客皆欲面縛銜壁，求束手於軍鼓之下。（管）輅猶總干山立，未便許之。⁶⁷

曹魏正始年間，清談之風在時任吏部尚書的何晏屢次召開大型談座而大盛，時管輅年在三十左右，學思已臻成熟，憑其在太學諸生中已有「神童」之稱，故面對一座「高談之客」，他先徐理論敵之理，進而堅其城壘，攻城掠地，摧陷廓清，論辨激烈，如秋風掃落葉，使論敵束手就擒，甘拜下風。此文獻證明管輅躬逢正始談風最盛時，沾溉玄義。而其談「符命」、論遞禪，是否與司馬氏在高平陵事變後，天運已轉，禪代乃指日之間有關耶？觀其為人論卦意，「開爻散理，分賦形象」，無不「言微辭合」，知皆非徒苟言而已。而其清談之援兵法、縱橫捭闔術，較諸有無、言意、莊老義之辯，尤為激烈，已達到辭理交至，令人屏息的地步。

而其為冀州刺史裴徽所賞拔。裴徽才理清明，能釋玄虛，善清談，他一見管輅，即「清論終日，不覺疲倦。天時大熱，移牀在庭前樹下，乃至雞向晨，然後出。」⁶⁸經此廢寢忘食之「劇談」，既大賞輅。按裴徽善《易》、《老》、《莊》之道，管輅與之清論，必括此「三玄」，非祇論《易》耳，故徽特賞拔之。時吏部尚書何晏亦稱管輅「論陰陽，此世無雙」。

⁶⁶ 同註 24，頁 811。

⁶⁷ 同前註，頁 817。

⁶⁸ 此引自〈輅別傳〉，按管輅與裴徽之談約在正始八年前後，同註 10，頁 293。

裴徽曾面語管輅，示以何晏神明精微，言皆巧妙，殆破秋毫，若非善精其理，則無能跟何晏相較量，然輅十分有自信的答以：

何若巧妙，以攻難之才，游形之表，未入於神。夫入神者，當步天元，推陰陽，探玄虛，極幽明，然後覽道無窮，未暇細言。若欲差次老、莊而參爻、象，爻微辯而興浮藻，可謂射侯之巧，非能破秋毫之妙也。⁶⁹

管輅認為談之極致當為精義入神，覽道無遺，而不在枝末細節間逞才藻。⁷⁰比如談《易》則必探陰陽之變化，焉可誣引老莊？而為騁才辯，竟失《易》之精蘊，恐將淆亂《易》本義！又與鍾毓共論《易》，輅「尋聲投響，言無留滯，分張爻象，義皆殊妙。」毓自以為至精者，輅皆破之，使毓無下口處。可推管輅清談乃「理中之談」，而於陰陽、五行、天文、符命、地理最為「偏精」，時與共辯者每易「入其玄中」，為其所擒。他從屢次與人談辯陰陽化感的經驗中，歸納出論理的原則，言「論難當先審其本，然後求其理，理失則機謬，機謬則榮辱之主」，唯「審本求理」，始不至於多方拉雜，終不知理源所歸。⁷¹故「談何容易」？劉劭《人物志·材理》言「理勝者，正白黑以廣論，釋微妙而通之」，又言「捷能攝失」，管輅詞達理舉，貴能破他立我，非徒逞才馳辯而已。管輅弟管辰在追述其兄之學術貢獻時，言其卜占事絕精，又善觀天文，應人事，論「五運浮沉，兵革災異」皆有源有本，振振有詞。至於釋疑時之安卦生象，則「辭喻交錯，微義豪起，變化相推，……分別龍蛇，各使有理」，使人精神騰躍，其淵廣不見涯岸，頗為劉寔、劉智激賞。嵇康〈琴賦〉言：「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管輅藉與名士周旋談辯，闡明其深造自得之理，居高壘斷，儼若第一理。其執「陰陽交感」以說萬物之化，而通感入神，登乎極境，此正是其馳騁於談界之理據。⁷²

與管輅交同管鮑的趙孔曜，譽輅「腹中汪汪」⁷³，為當時無雙，宜「去俗騰飛，翱翔昊蒼」，故勸他出仕濟民，遂推薦他去見冀州刺史裴徽。裴徽「有高才逸度，善言玄妙」，曾為傅嘏、荀粲之言辯「騎譯」，《世說新語·文學》9載：「傅嘏善言虛勝，荀粲談尚玄遠。每至共語，有爭而不相喻。裴冀州釋二家之義，通彼我之懷，常使兩情皆得，彼此俱

⁶⁹ 同註24，頁819。

⁷⁰ 南朝宋·劉義慶：《世說·品藻》31，同註25，頁518即言簡文云：「何平叔巧累於理。」

⁷¹ 此與稍前的劉劭：《人物志·材理》所言「聰能聽序，思能造端，明能見機，辭能辯意，捷能攝失，守能待攻，攻能奪守，奪能易予。兼此八者，然後乃能通於天下之理。」互相輝映。

⁷² 管輅言：「夫萬物之化，無有常形，人之變異，無有常體，或大為小，或小為大，固無優劣。夫萬物之化，一例之道也。」同註24，頁814。

⁷³ 此「腹中汪汪」即指其博學，深不可測，廣大如「千頃陂」。如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文學》喻裴頠為「言談之林藪」，喻郭象為「吐佳言如屑」，當時對於談界之領袖都給予美稱。

暢。」知其注精於玄理。裴徽曾數與何晏共說《老》、《莊》及《易》，又曾問王弼：「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己，何邪？」王弼答以「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恆訓其所不足。」⁷⁴此文獻在玄學核心問題的貞定上，具舉足輕重的地位，因王弼「聖人體無」之說，乃溝通儒道之論，深深的影響一代學術，可知裴徽實正始玄音的啟蒙人物，以其與何、王、鄧颺等清談界的核心人物有頻繁的交鋒、互動。⁷⁵

據〈輅別傳〉載，時趙孔曜還親自到冀州見裴徽，極力推薦管輅如騏驎般，「抱荊山之璞，懷夜光之寶」，足以「翼宣隆化，揚聲九圍」。裴徽聞言，忼慨騏驎之流為凡馬，荊山反成凡石，即檄召為文學從事，一相見，則談辭如雲，欲罷不能；再見轉鉅鹿從事，三見轉治中，四見轉為別駕，至該年十月，舉為秀才，其見賞如此。然而管輅所任皆屬佐吏，又年壽不永，未得展其才。故終其生，也祇能以其術數《易》名家而已。

輅自言與五君（裴徽、何晏、鄧颺、劉寔劉智兄弟）共語，「使人精神清發，昏不暇寐，自此以下，殆白日欲寢矣」，此約在正始六、七年間。管辰形容管輅清談時：「若仰眺飛鴻，漂漂兮景沒，若俯臨深溪，杳杳兮精絕；偏以攻難，而失其端，欲受學求道，尋以迷昏，無不扼腕椎指，追響長歎也。」其一往奔詣，語驚四座，可謂登峰造極，令人動心駭聽。因其屢與正始清談領袖何晏論難、切磋學問及談技，可能已沾溉何晏〈無名論〉、〈道論〉、〈聖人無情論〉等本體思維。又與劉邠談《易注》，其「尋聲下難，事皆窮析。……論八卦之道，及爻象之精，大論開廓，眾化相連。」因辭理交至，邠或解或不解，皆稱神妙。

輅又與清河令徐季龍共論「龍動則景雲起，虎嘯則谷風至」一命題，往返數番，亦從「陰陽感化」之現象出發，以此為「理本」，推「雲從龍，風從虎」、「非言之物而言」等現象，就如磁石取鐵、男女相感，聚太陽之光以引火，此理得而機應，故應物都解。又與王弘直談「風之推變」術，與劉長仁論鳥鳴之候，足見其乃方士之善談者，所談的內容也十分廣泛。

由此推知，管輅善於攻防，應屬「正始之音」的重要談客，以其能凸出己意，又另闢新議題，在清談史上理應赫赫有名，而實不然，竟被忽略，究其因恐在談論主題為象數入神之屬，迥異於清談主流之有無、自然名教、形神、言意、才性、情禮之辯；且以其奇「術」掩其「談」名，今論清談起源之要角，必還管輅以一席之地。同理，凡具備激辯對論之形式，往返數番，以申其理義者，無論其主題屬術數類，如嵇康之〈宅無吉凶攝生論〉、阮脩之〈無鬼論〉，都應為清談史所關注。管輅與清談界名流交往對辯，非徒辭喻豐博，

⁷⁴ 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文學》8，同註25，頁199。

⁷⁵ 南朝宋·劉義慶：《世說·賞譽》23注引王隱《晉書》云：「衛瓘有名理，及與何晏、鄧颺等數共談講」，則衛瓘、管輅、何、王、鄧皆與正始談座。

且能以一敵數十，善用辯論術，而皆能讓人伏理推心；其所歸納出「微言妙象盡意」義，足與王弼義理《易》所標的「忘言忘象以得意」互相輝映。且管輅所開《易》感為談題的系統，在其後的清談界，仍有荀融《易大衍》、紀瞻與顧榮《易太極論》、鍾會《易無互體》、殷融《象不盡意論》、慧遠《易感論》、殷浩與孫盛《易象妙於見形》、庾闡《蓍龜論》等論，從其因革承轉，具見管輅在清談史上應有其崇高的地位。故本文特別抉發之，以糾前人之偏，⁷⁶得以再現管輅在「正始之音」中的頻繁互動，冀其重建此「另類」、「非主流」之學術系譜。

至於管輅是否能列為玄學家？則應細究之，按清談不等於玄學，玄學須「著論」、「立說」，且其說能發人所未發，對時代思維有推進之功，從而也在學界產生影響者。管輅在清談時，雖有論辯之主題，卻未見創說存世，是以多未列入玄學家之流，祇以「方伎」成家耳，但其在「清談史」上，則須正視其地位。又其由爻變取象、妙象見神之旨趣，實發揮意之微者，非言所能盡，故神妙幾微，「可以性通，難以言論」，此即「言不盡意」之論。以標舉通感入「神」，自不能於辭義之內尋之，此與玄義相合，亦未可略之。

五、管輅輔「奇方異術」以利宣德勸化

管輅之重道德勸誡，乃沿承「易道勸善」之傳統，但是否修道行德即可化解危機呢？那歷代被誅除之異議份子，多博學、慧識，自律甚嚴，甚且以德行高超而為士流領袖，可謂德高望重，但以黨際關係，選錯邊⁷⁷；或忠於其主，堅持理念，而捲入政爭的漩渦，被誣以莫須有之罪，而身蹈大戮。尤其在易代之際為甚，若管輅同時代之王經、桓範、夏侯玄、李豐、毌丘儉、王凌等皆然。故易道之勸誡作用，一遇政治層面，則束手無策。在嚴刑侍候下，士之不依違、與時俯仰者幾希？此令人痛心者！管輅之為曹氏、司馬氏所尊、所迎，但未見被重用，即因執政者對此「神明」、「先知」之流，每存戒心，既借重其推數多效，占驗明審，能準確預測而得占「先機」；又畏其既推演窮盡，一旦存心不正，在關鍵時刻，為敵方施反間，豈不功敗垂成？且方術之士，每故弄玄虛，祕惜其術，不與外人道，是以被猜疑而祿位不至。⁷⁸而曹操之且搜方士加以監禁，防其陰謀不軌也。而如鳩摩

⁷⁶ 自湯用彤玄學理解架構下之魏晉思想向度影響下，王弼《易》義蔚為主流，管輅之學遂隱而不彰，今唯林麗真：《魏晉清談主題之研究·言象意論》（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08年9月）特能標舉之耳，頁57-69。

⁷⁷ 如桓範為曹氏之「智囊」，但高平陵事變時，曹爽未能從其計，桓範怒斥「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矣！」參晉·陳壽：《三國志·魏志·曹爽傳》注引《魏氏春秋》，頁287。

⁷⁸ 如三國時之吳國，亦重術數方伎，如吳範、劉惔、趙達皆以方術名，為孫權所重用，此系譜實

羅什善陰陽星算，智計多解，能被迎為「國師」⁷⁹，則在其身份為來自異域之「方外」僧徒，較不被猜疑。

管辰所作〈管輅別傳〉記載了管輅生平重要異術，而為時人稱奇。如曾為王經卜卦，將夜見流光視為即將遷官的吉祥之兆，且言其應將至，不久，王經果遷為江夏太守。以所言皆驗，故王經每論輅為「得龍雲之精，能養和通幽，非徒合會之才」，此當屬「星占」之屬，為透過星象之觀察，以預知人事吉凶者。

管輅又精「鳥鳴之候」，此亦屬候氣之說。時有郭恩者，嘗欲與輅學，輅即言：「君雖好道，天才既少，又不解音律，恐難為師也。」故當管輅為說「八風之變，五音之數」，反覆譴曲，出入無窮，郭恩雖「靜然沈思，馳精數日，率無所得」。蓋漢緯學有「吹律定姓」⁸⁰、「五音定姓」，姓指宮、商、角、徵、羽五音之屬，五音又與五行之氣相配，同聲相應，以定吉凶，因其無音律之基礎，難以「追徵取精」。

管輅以五音與鳥情（飛鳥之鳴）同占，其於「鳥鳴」之驗，曾遭渤海劉長仁之質疑，據〈輅別傳〉載：

勃海劉長仁有辯才，初雖聞輅能曉鳥鳴，後每見難輅曰：「夫生民之音曰言，鳥獸之聲曰鳴，故言者則有知之貴靈，鳴者則無知之賤名，何由以鳥鳴為語，亂神明之所異也？孔子曰『吾不與鳥獸同羣』，明其賤也。」

劉長仁以人聲不同於鳥獸之音，故不能相通，而輅卻答曰：

夫天雖有大象而不能言，故運星精於上，流神明於下，驗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表異者必有浮沈之候，通靈者必有宮商之應。……考之律呂則音聲有本，求之人事則吉凶不失。……夫鳥鳴之聽，精在鶉火，妙在入神。

管輅舉歷史記載為証，以推凡事皆有其應，由天象以推人事，因音聲律呂與人事吉凶相應，通靈者可以審音知變。

有重估的價值，而吳範不以至要語權而被恨；又趙達推步如神，孫權問其法而不語，遂見薄。分見晉·陳壽：《吳志·吳範傳》及〈趙達傳〉，頁1422、頁1425。

⁷⁹ 梁·釋慧皎：《高僧傳·譯經·鳩摩羅什傳》（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45載：「鳩摩羅什……龜茲王聞其棄榮，甚敬慕之，自出郊迎，請為國師。」什又善於推運揲數，預知興衰，應機領會，為姚興所禮。

⁸⁰ 《易緯·易類謀》：「黃帝吹律以定姓。」見中村璋八輯：《緯書集成》（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頁299。

輅又擅風角，本傳載其至列人典農王弘直許，「有飄風高三尺餘，從申上來，在庭中幢幢回轉，息以復起，良久乃止」，弘直以問輅，輅答以：「東方當有馬吏至，恐父哭子」。次日，吏到，直子果亡。管輅因臨問，倉卒而占，故回以「其日乙卯，則長子之候也。木落於申，斗建申，申破寅，死喪之候也。日加午而風發，則馬之候也。離為文章，則吏之候也。申未為虎，虎為大人，則父之候也。」此結合干支、納甲、五行、卦象以為說。又言：「夫風以時動，爻以象應，時者神之驅使，象者時之形表，一時其道，不足為難。」古以「相風鳥」及「吹律度聲」以揆氣象變化，而術精者還藉占卜之術，由爻應推萬事之變化，實非疑難。時王弘直亦大學問，有道術，但不能精，問輅：「風之推變，乃可爾乎？」輅答以：

此但風之毛髮，何足為異？若夫列宿不守，眾神亂行。八風橫起，怒氣電飛，山崩石飛，樹木摧傾。揚塵萬里，仰不見天。鳥獸藏竄，兆民駭驚。於是使梓慎之徒，登高臺，望風氣，分災異，刻期日，然後知神思遐幽，靈風可懼。⁸¹

此風角望氣之術，亦候氣之類，藉觀雲氣之色彩、形狀及變化；或由風之強弱、方向，以預測人事之吉凶。據李零《中國方術考》一書言此為與陰陽五行學說有關之候風、候氣之說，為透過「季節風的風向變換和冷暖、強弱來說明陰陽二氣的消長」，如四方風、八方風等。⁸²蓋天象亂，災變起，則人間之次序必然也跟著崩壞，其應若響。唯能從卦象，照見變化之隱微而改弦易轍，才能度過危機。據《世說·文學》1注引〈鄭玄別傳〉言玄「好天文占候，風角隱術，年十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至時果然，智者異之。」⁸³此管輅之易占術數，即沿漢天文曆算、陰陽五行之術一系，誠《後漢書·方術傳》所云：「極數知變而不詭俗，斯深於數術者也。」⁸⁴

管輅又善於觀相，能從容貌、神色，預知吉凶。因形與神相照、氣與色相扶之故，又參以骨法、聲音、舉止，皆可為相人之端倪，據《三國志·管輅傳》載：

輅族兄孝國，居在斥丘，輅往從之，與二客會。客去後，輅謂孝國曰：「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間，同有凶氣，異變俱起，雙魂無宅，流魂于海，骨歸于家，少許時，當並死也。」復數十日，二人飲酒醉，夜共載車，牛驚下道入漳河中，皆即溺死也。當此之時，輅之鄰里，外戶不閉，無相偷竊者。

⁸¹ 同註24，頁817。

⁸² 同註3，頁47-52。

⁸³ 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文學》1注引〈鄭玄別傳〉，同註25，頁189。

⁸⁴ 劉宋·范曄：《後漢書·方術傳》（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頁2706。

裴松之注引〈輅別傳〉載輅又曰：「厚味腊毒，天精幽夕，坎為棺槨，兌為喪車」，按此當為輅先卜卦，得〈坎〉與〈兌〉（據謝綉治言「或上兌下坎」䷵困），又見其臉上同有凶氣，故推知並死，此結合卦象與命相以斷事者。由於其精於面相之伎，足使偷竊者卻步，因怕其占驗或觀相，使賊無所遁形。也因其具「仰觀天文，則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齊思季主」之能，玄鑒劭邈，故從何、鄧之形骨氣色而預知何晏、丁謐、鄧颺之必死：

鄧（颺）之行步，則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謂之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謂之鬼幽。故鬼躁者為風所收，鬼幽者為火所燒，自然之符，不可以蔽也。

從二人形骨之渙散及氣色之頹靡，知其將死，果不其然，晏、鄧皆被夷三族。輅又為鍾毓卜生日而言無蹉跌；及卜天下將可太平與否，終如所料，不久司馬氏即立新朝。據劉孝標〈相經序〉云：

夫命之與相，猶聲之與響。聲動乎幾，響窮乎應。雖壽夭參差，賢愚不一，其閒大較，可得聞矣。⁸⁵

夫性命顯於形骨，吉凶現之神氣，殆如聲發響應，形存影附，表裡相感，各有所授。此實延續王充「氣成命定」及「骨相」之說，言順氣之清濁、渥薄、強弱、純駁、昏明之別，故有善惡、智愚、壽夭、貴賤、禍福之命，其視人命稟於天，則有表侯見於體，「察表侯以知命，猶察斗斛以知容」，故察骨法可以知命⁸⁶，此可謂命相合一論，無形中也為相人術提供理論之基礎。其如曹植〈相論〉⁸⁷亦言心先動，則神有先知，於是色有先見，是以觀形神而知吉凶，其義一直流傳到後代。管輅「觀骨形而審貴賤，覽形色而知生死」之論，實屬王充「察形知命」之系統，而特精其術耳。其不但透過形骨為人命相，也自己之相而知命限，此屬測人年壽的「行年」之術。據《三國志·管輅傳》載：

⁸⁵ 羅國威：《劉孝標集校注》（臺北：貫雅文化事業公司，1991年2月），頁121。

⁸⁶ 漢·王充撰·楊寶忠校箋《論衡·骨相》（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言：「相或在內，或在外，或在形體，或在聲氣。」漢·王符《潛夫論·相列》（臺北：大立出版社，1984年1月）亦言：「人之相法，或在面部，或在手足，或在行步，或在聲響」，後代相人術大底不出乎此。

⁸⁷ 〈相論〉言：「語云：『無憂而戚，憂必及之。無慶而歡，樂必還之。』此心有先動，而神有先知，則色有先見也。」同註6，頁118。

輅長嘆曰：「吾自知有分直耳，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婦也。……」（管）辰問其故，輅曰：「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腳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壽之驗。又吾本命在寅，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數，不可得諱，但人不知耳。吾前後相當死者過百人，略無錯也。」……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⁸⁸

是能知人，又能知己年命。從額、眼、背、腹、鼻、腳等形體皆屬寒薄之相，推知無法久壽，其了然於才命之不齊。然以其深會「死生一道」，故損命不以為憂，蓋知命有定數，乃無可逃者，故坦夷面對之。

管輅又擅射覆之術，按射覆流行於漢，《漢書·東方朔傳》載：「上常使諸家射覆。」知射覆乃數術家之玩意兒，其方為「於覆器之下，而置諸物，令闇射之」，大約為透過卜卦，以猜測覆蓋之物，中者為巧，每於饗宴後作為餘興節目。據〈管輅傳〉載諸葛原取燕卵、蠡窠等物讓輅射覆而無不中。徐季龍又取十三種什物著大篋中，使輅射覆，輅一一名之，皆合。又平原太守劉郇取卵囊及山雞毛著器中，使輅筮，竟全然準確，郇奇之，而欲從輅學射覆，輅言射覆屬靈蓍，靈蓍乃「二儀之明數，陰陽之幽契，施之於道則定天下吉凶，用之於術則收天下豪纖。纖微，未可以為易也。」揆輅之意，祇以射覆之巧為細微末節，屬於「術」的層面，未可以沈溺其中。而「天地者，則乾坤之卦；蓍龜者，則卜筮之數；日月者，離坎之象；變化者，陰陽之爻；杳冥者，神化之源。未然者，幽冥之先」，乃為《周易》之紀綱，其卜卦知命，靈應不爽，射覆皆中，占獵既驗，即本乎其大者。⁸⁹

管輅另有明鬼神、厭劾、祈禳之方術。其視神鬼為分離之魂魄，亦有喜怒欲惡，能害人，如〈管輅傳〉載：信都令家，婦女驚恐，更互疾病，使輅筮之。知是北堂西頭有兩死男子，一持矛，一持弓箭，頭在壁內，腳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重痛不得舉；持弓箭者主射胸腹，故心痛不得飲食，晝則浮游，夜來病人，是以驚恐，於是命人掘之，以禳除鬼怪。據干寶《搜神記》有相同的記載，言其入地八尺，果得二棺，一棺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乃徙骸骨，去城二十里埋之，無復疾病。⁹⁰此乃居宅不吉而致病的風水信仰，而輅且有驅鬼除邪之術。類此破鬼怪為主題，塑造管輅成了巫師道士之流。蓋漢魏之際之戰亂，家破人亡，為警世道，而出現許多鬼怪靈異、伸冤報仇之事，連正史亦收錄之，以反映時代。《曲禮》言：「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豫也。」知卜筮在教人行義，此實承《左傳》多記鬼神，以神道輔教之傳統。

⁸⁸ 同註 24，頁 826。

⁸⁹ 可參閱尚秉和：《周易古筮考·周易尚氏學》（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6 年 1 月），頁 12。

⁹⁰ 晉·干寶著，收於上海古籍出版社編、王根林等校點：《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干寶·搜神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 12 月），頁 298。

又其為鄰婦卜亡失之牛，終按其指示之方向而找回；又路中小人失妻，亦用其卜方而救回；他如遠鄰家常失火，輅為卜，乃教其泯除火患之「厭勝」術，及趨避術加以禳解，終得不復有災。或卜筮而治人怪疾，可推其精醫術；或為卦而讓失物歸還。又清河令徐季龍使人行獵，令管輅筮其所得，輅答為狸，果如所言，此為逆刺神算之術。其自言：「吾與天地參神，著龜通靈，抱日月而游杳冥，極變化而覽未然」，覽未然，故未有能蔽己者，類此絕技，輅只偶用以助人耳。

本傳又載管輅隨軍西行，過毌丘儉之父墓而哀戚，他從「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後可守。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之象⁹¹，認為備四危，當滅族，果不其然，二年後，毌丘儉以反司馬懿，事敗被夷三族。此對陰宅的剖析，屬堪輿術，其直以風水與家族興衰有關，故風水可預測吉凶。⁹²按風水信仰，乃認為先人冢墓與生者之間有吉凶感應之關係，管輅從東西南方位格局所配合的四象，以斷吉凶。據《三輔黃圖》卷三載：「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靈，以正四方」，今出現藏頭、無足、銜尸、悲哭之象，而知其凶。⁹³因生與死者間存在「同氣相感」，故為吉凶之推演提供根據。⁹⁴從事後毌丘儉之被誅夷，知管輅亦精風水冢宅之祕術。但也可說管輅對曹馬之爭的形勢，早有準確的判讀，毌丘儉見司馬懿之狼噬，起兵反之，司馬師率軍親征，因雙方兵力懸殊，毌丘儉未獲各路響應，加之降軍甚眾，最終潰散敗走，死於草莽中。⁹⁵管輅之「形法」術，其精蘊又在能結合環境影響人心的知識以說之，如建宅舍於古戰場之址，則其地因血流漂杵而多幻怪，不得安寧等，皆值得省思。

又過清河倪太守許，值天旱，倪問輅雨期，輅言今夕當雨，然是日暘燥，天候不像有雨。及夜，風雲並起，大雨河傾，蓋其視天象已有水氣，正合天期，造化流行，其應不爽，管輅掌握星象與氣象的關係，再透過占卜，「檄召五星，宣布星符，刺下東井，告命南箕，

⁹¹ 原載為過毌丘儉墓，晉·陳壽撰，民國·盧弼集解：《三國志集解》（臺北：藝文印書館，1958年），頁701。云：「趙一清曰：『儉』下當有『父』字。周壽昌曰：『墓』上移脫一『先』字。弼按：毌丘儉死于正元二年，管輅死于正元三年。儉死數月，安有「林木之茂」？三族誅夷，安有碑誄之美？且儉死族滅，事已顯著，有何豫言之驗？本傳『卒如其言』，殊為不經。如作『過儉父墓下』，則得之矣！《水經·穀水注》作：『過毌丘興墓』，興，儉父也。」，以辨其當為毌丘儉父或祖先之墓。

⁹² 時阮侃及嵇康亦曾論宅居與冢墓之地形環境，能否影響吉凶的論辯，見三國·阮德如：〈宅無吉凶攝生論〉、〈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等作。

⁹³ 據晉·郭璞：《葬書》收於《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7月）言：「夫葬以左為青龍，右為白虎，前為朱雀，後為玄武。玄武垂頭，朱雀翔舞，青龍蜿蜒，白虎馴頫，形勢反此，法當破死。故虎蹲昂謂之銜尸，龍踞謂之嫉生，玄武不垂者拒尸，朱雀不舞者騰去。」郭璞之說或有取之管輅，指墓地周遭之自然環境，如山岡川流之形勢也。

⁹⁴ 參見張齊明：《亦術亦俗——漢魏六朝風水信仰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5月），頁16-18。

⁹⁵ 詳見晉·陳壽：《三國志·魏志·毌丘儉傳》，頁765、766。

使召雷公、電母、風伯、雨師」⁹⁶，得其神助，遂於欬唾之間，風起雲湧，雷動雨下，其所占候若神，此屬術數中的占雨術。以水爻動則驟雨忽至，加上由風雲之氣的散或旺，可推雨晴，其能準確掌握地象及天象之變化，屬陰陽星曆、天文之學。故管輅言：「夫天雖有大象而不能言，故運星精於上，流神明於下，驗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表異者必有浮沈之候，通靈者必有宮商之應」，蓋自然環境與萬物間的互動感應，實有跡可尋，管輅有超乎常人的敏悟力，故能洞燭隱微。輅曾言：「夫卜者非至精不能見其數，非至妙不能睹其道」，輅於占驗已達爐火純青之境，其雜引《易》象以行其祕術，本為興利除害之方策，有止亂靜俗之功。

其如石苞問隱身術的問題，管輅認為「苟得其數，則四岳可藏，河海可逃」，人遊於變化之中，「散雲霧以隱身，布金水以滅跡，術足數成，不足為難」。此數之靈妙，智之幾微，非不可能。但他以修身明道、恭己親義為務，故不為數術所迷。其曰：

夫陵虛之鳥，愛其清高，不願江、漢之魚；淵沼之魚，樂其濡溼，不易騰風之鳥，由性異而分不同也。僕自欲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親義，見數不以為異，知術不以為奇，夙夜研幾，孳孳溫故，而素隱行怪，未暇斯務也。

緣萬物皆陰陽所變，各有性分，而其變化之道即「數」，通「數」則妙應無窮，達乎神境。至於步、運推衍，即所謂「術」，苟「術足數成」，則萬物可出可入，可顯可隱。掌握「數」，以運其「術」，則通神達化，臻乎不可思議之境。但管輅所關心的還在性命與道德之結合，以導向實際生活之修善為德，始終堅持儒家《易》之精神，其依托象類方術，不過在和調天人、穩定政治社會，不能以荒誕之宗教巫術視之。

因魏晉之士，看到輅「道術神妙，占候無錯，以為有隱書及象甲之數」，其實唯《易》與星曆書耳，皆為一般人所能見到、拿到的文獻。然「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運用之妙，猶存乎持術者，蓋數術多出乎占驗之經驗，並無衡準之理論也。管輅以善占卜，每偵知出現怪異之宅的原因，隨之有具體的「厭勝」術，以去其殃禍。史傳言管輅「卜亦不悉中，十得七八」耳，人問其故，輅答以理無差錯，但以言者不足以宣事實，也就是其所提供的資訊不足，或不準確，無法全面照察之故，是以在判斷時，偶有差誤。此因人皆處於時空之交會處，週遭環境影響人事，資訊愈完備，相關時勢、背景乃有較詳密的掌握，對卦爻辭的推明，自然較精確合理，而得以引導到完善的方向。

〈管輅別傳〉載管輅自言其願為傳承方術一系之絕學而更發揚之：

⁹⁶ 據三國·管辰：〈輅別傳〉，此頁之引文皆出〈輅別傳〉。

得與魯梓慎⁹⁷、鄭裨竈⁹⁸、晉卜偃⁹⁹、宋子韋¹⁰⁰、楚甘公¹⁰¹、魏石申¹⁰²共登靈臺，披神圖，步三光，明災異，運蓍龜，決狐疑，無所復恨也。¹⁰³

管輅以追隨春秋戰國及漢代陰陽、星象、望氣、詳夢、占卜、預言、星占名家之後塵為志，而對功名利祿，實非其所措意。他在「辨人物、析臧否、說近義、彈曲直」等現實政治社會的批評方面「拙而不工」；然「若敷皇、義之典，揚文、孔之辭，周流五曜，經緯三度」等古天文曆算，則「口滿聲溢，微言風集」，咄咄逼人，欲與攻難，則張口結舌。以其學極博通，其術極深微，洞知人情樞機，而令人嘆為觀止。故管辰綜其學曰：

至於仰察星辰，俯定吉凶，遠期不失年歲，近期不失日月，辰以甘、石之妙不先也。射覆名物，見術流速，東方朔不過也。觀骨形而審貴賤，覽形色而知生死，許負、唐舉不超也。若夫疏風氣而探微候，聽鳥鳴而識神機，亦一代之奇也。¹⁰⁴

此指其於星象、卜占、射覆、命相、鳥鳴、風水、天文、音律、風侯、醫術、厭劾、妖祥、符命、占夢皆有可觀，於先識未然等方面，頗冠絕於時，以其假術數以通《易》之奧義，無形中光大數術之學，故於《三國志》列於〈方伎傳〉。管辰進而言若使學才出眾如輅者，得遇明主，任他為宰相大臣，必可造福百姓，事功刊載於史冊，使「幽驗皆舉，祕言不遺」，足以流傳後世不朽。只恨才長命短，道貴時賤，而汨沒其真才，淹滅其方術之學，使興衰浮沉之理不得而傳。然據〈管輅傳〉言輅「容貌粗醜，無威儀而嗜酒，故人多愛而不敬也。」

⁹⁷ 梓慎是魯國的大夫，春秋時期最有名的陰陽家之一，生活在魯襄公、昭公時，善於望氣、觀象、釋夢，《左傳》記載諸多事蹟。

⁹⁸ 裨竈是春秋時期鄭國大夫。精通象緯學，占卜出人意料，能夠驗證。善以星象來說明未來，認為地上的人事可對應天上的星次運行，即人道可由天道知曉。

⁹⁹ 卜偃，春秋時期晉國占卜官，或作《郭偃》。他生活在晉獻公、晉惠公、晉懷公、晉文公的時代，預言多有應驗。

¹⁰⁰ 子韋，春秋時代宋景公時期的「司星」，即觀察天象的國師。能預見未來，又能推知往事，所言極為準確。

¹⁰¹ 甘公，戰國中期人。漢·司馬遷：《史記·天官書》（臺北：鼎文書局，1986年10月）、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天文志》（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4月）載為齊人；《史記·正義》引梁阮孝緒《七錄》和《漢書·藝文志》說甘公是楚人；《史記·集解》引徐廣說甘公「本是魯人」。或言可能原籍在魯，後遊歷齊、楚，從事天文學研究。

¹⁰² 石申，一名石申夫，魏國人，戰國中期天文學家、占星家。作《天文》八卷，西漢以後《天文》被尊為《石氏星經》。《石氏星經》原著已失傳，《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中引有《石氏星經》有關五星運動、交食、恆星等方面的一些片斷。

¹⁰³ 同註24，頁826。

¹⁰⁴ 同前註，頁826。

在重視品貌風度的時代，輅以醜悴非雅望，無形中影響其學不被重視。至南朝梁·劉峻作〈辨命論〉，文章一開始即直舉管輅「有才而不遇」以證一切由命定，其言曰：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與？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饔飧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關紛綸，莫知其辯。¹⁰⁵

從此則記載可見，一直到南朝梁時，政壇上還在討論管輅，且視其為「士不遇」之代表。此緣當時仍以卜祝方伎之流視之，既好談其術，自關心其人之遭際，劉孝標特以己之才學竟見棄而淪落，同病相憐，故舉管輅以自比。然實未能體知常人對「術數」的定位為旁門左道，每投以神祕的眼光；誠如葛洪即自覺風角、望氣等方術，「率是為人用之事」，為自勞役而無所得者。¹⁰⁶且執政崇本抑末，其用人必以儒方典正為尚，故雖佩服管輅之神術，卻未敢重用，蓋衷心有疑慮之故。然亦呈顯高才與性命窮通之數間的衝突，此涉及易道勸善與吉凶間之複雜辯證關係。而管辰為其兄作傳，屬私家雜傳，推闡其「學」與「術」，揭舉其例，句句不虛，不但使管輅在《易》占及屬神祕學的「方伎」面目，得以管窺；而九流中之陰陽家一系到三國間的流傳，遂得以掌握，正可補正史之不足，故頗具文獻價值。該傳既伸其學又彰其行，措辭謹重，可謂雜傳之典範，也為今日研究管輅學思之最重要憑藉，或許也存有為其兄懷才不得志而抱不平之意在。

管輅之有奇術，殆同《高僧傳·神異》門所列當時一些高僧「善誦神咒，能役使鬼物」，如佛圖澄「以麻油雜胭脂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亦能令潔齋者見，又聽鈴音以言事，無不效驗。」¹⁰⁷能祈雨、能治病，預知災變、成敗、生死，起心動念皆被其所診知；或有高僧能騰飛、能分身、隱身、尸解、咒治疫癘、伏猛虎、刀劍不傷等神通，歷見種種異跡¹⁰⁸，其傳末史論曰：

神道之為化也，蓋以抑夸強、摧侮慢、挫兇銳、解塵紛。……當知至治無心，剛柔在化。自晉惠失政，懷慙播遷，中州寇蕩，群羯亂交。……郡國分崩，民遭屠

¹⁰⁵ 同註 85，頁 53-55。

¹⁰⁶ 晉·葛洪：《抱朴子·自敘》（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0 月），頁 656。

¹⁰⁷ 見梁·釋慧皎：《高僧傳·神異·佛圖澄傳》（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 10 月），頁 345。

¹⁰⁸ 同前註，頁 345-399。

炭。(佛圖)澄公憫鋒鏑之方始，痛刑害之未央，遂彰神化於葛陂，聘懸記於襄鄴。藉祕呪而濟將盡，擬香氣而拔臨危。瞻鈴映掌，坐定吉凶。……澤潤蒼生。

其意以顯神奇乃在馴化頑冥，激厲貪競，為懷救世濟民之心，藉妙術以宣教勸化，使凡眾懾其神蹟，不敢為非，此殆以神道設教者，則佛經中所敘之許多神話奇蹟，都可視為「寄言」以「出意」之用心。因其深通世論，洞察政局，為救危扶顛，不能光高談闊論也。從佛圖澄之假祕術傳教，追隨之門徒近萬，所歷州郡，興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¹⁰⁹，對佛教之深入人心，厥功偉矣。管輅所處的時代正是三國混戰及司馬氏為積極篡代而誅夷名族、消除反側之亂世，蒙冤而遭刑戮者夥，於時人心浮動，乃假莫測怪詭之術，宣「神道之不誣」¹¹⁰，此權道表面反常而實合道，是「利用以成務」者，其所據之理，仍本「休咎隨行」之感應說。干寶對作為「史餘」的志怪小說，曾有「幸將來好事之士，錄其根體，有以游心寓目而無尤焉。」¹¹¹之評，則神怪奇異之談且有「游心寓目」的娛樂效果。《文心·知音》言：「愛奇者聞詭而驚聽」，今從眾人馳驚神術中，導之以善德，適足以收輔教之功。而管輅和光同塵，以「樸」應世，從不夸衒其術以營功名，此正是管輅不流於江湖術士之關鍵。

六、結語：以「鑑誠」為旨趣之玄智與玄德

《世說新語》特立〈規箴〉一篇，有臣下對君主的規諫，有夫妻間的規誠矯正，有朋友間的規勸，有和尚的期勉，有親族之勸誡。或規以忠孝、或正之以信義、或誠之以慎、或勉之以仁。此勸人之過、諫君之非，終獲得「改過向善」的結果。其戒貪濁、戒野心、戒耽酒、戒苛察、戒庸碌、戒刻薄、戒輕舉妄動、戒頹墮、戒弄權，每透過婉言相勸，其或舉古人古事旁敲側擊以相勉；或相機以行事，藉行為示意，其方法以「應機」為特色。魏晉名士崇尚通脫，重視情感，故較能容許發乎真情之正言。管輅透過「方術」以行規箴，實別具一格。

管輅結合《易》卦與五行以占驗，但非執著於此，而能參考當時社會環境，並能揣摩求占者之心理狀態，而作準確的判讀。誠如《潛夫論·巫列》所言：「凡人吉凶，以行為

¹⁰⁹ 同註 107，頁 356。

¹¹⁰ 晉·干寶：《搜神記·序》，又唐·房玄齡等：《晉書·干寶傳》，頁 2150、2151 載：「(干)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于墓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

¹¹¹ 同前註，頁 2151。

主。」¹¹²此強調「改過遷善則禍可祛」的論點，實沿自先秦有漢之傳統，管輅論卜即言：「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仁義」，同為以德行為趨吉避凶之主因，而特以管輅對時局頗明，在占驗時，自能預知成敗；也居於與人為善，而適時予以提點，勉人明道親義以挽其頹滅。

《荀子·大略》言：「善為易者不占」，即不用占卦，也可據卦象推定人生義理。因為《易經》乃由「時」、「位」座標中，取其「中」，而各卦旁通聯貫，相涵互攝，隨機變化，但都以道德修養為宗旨，如《蹇》之「反身修德」、《大有》之「遏惡揚善」、《損》之「懲忿窒欲」、《益》之「見善則遷」、《節》之「制數度，議德行」、《震》之「恐懼修省」等，即可見其「觀天道」以「立人則」，則德行可貫通天人。而天人合德，故推天道以明人事，實顯而易彰。然易道變動不居，君子當體陰陽變化，堅守正道，戒慎恐懼，聿修厥德，隨時省察補過；且能知幾達變，見微知著。所謂巽以行權，與時偕行，始不蹈凶險，而得轉危為安。

管輅《易》，世多比之京房《易》，而能益以占驗、地理、災祥、風候之方術，以行鑑戒之事。在看似神祕的預測能力背後，其實乃藉由人情物理以逆推吉凶成敗。《管輅別傳》載管輅之言曰：「夫物不精不為神，數不妙不為術，故精者神之所合，妙者智之所遇，合之幾微。」夫精義入神，則可前知。而人之遭際每徵於聲、見於色、表於形，觀相審聲，辯色察言，則雖不中亦不遠矣！

按占卜者本身須道德高、修養高、境界高，才能精義若神，為人所信，所謂「卜非至精不能見其數，非至妙不能睹其道。」因占驗者之知機而有「前識」之名，苟未得其人，其術又未造極，適足以誑惑小民，使人誤入歧途。唯有累積經驗，加上清明之直覺，始能對具體事象有敏銳的感應。¹¹³管輅結合當時各種術數，其實不過是取為媒介，並無必然結果，唯修德、崇道以趨避，束脩始可命改。蓋變易以從道，防微杜漸，日新其德，治不忘亂，太平時用直道，亂世用達道，此應世之智，正在須具備「玄智」與「玄德」。「玄智」在「與變升降」，慎謀能斷，不捲入是非之漩渦，而得保全身家；而「玄德」為「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弗宰」（《老子·五十一章》），能不居功，不恃能，不冒尖，玄同彼我，以得神境，而為人所尊仰。管輅雖有預知之巧，卻歸於規過勸善，其不以奇術自溺，反以「德」為本，其意正在標舉履道修德，實可跨過自然定數，而安立於時代洪流中，此為徬徨於亂世者，提出一康莊之大道，亦在指引執政者以惠下益物。類此以「術」行勸懲而救人濟世者，焉可以旁門左道視之邪？其才其學之超群，又豈可與「日者」、「卜相」同流！故吾人將管輅定位為魏晉「名士」多元分化中的「方士」一格，而深具澄俗撥亂之襟期。

¹¹² 漢·王符：《潛夫論·巫列》，同註27，頁301。

¹¹³ 牟宗三論此步、運之術乃為「心靈之甦醒」，亦為事物之豁朗，以甦醒之心靈，遇豁朗之事物，故無往而不具體也。術數之知乃超越概念而歸於具體形變。同註7，頁97、98。

管輅雖以清言談辯之方式來談術數，在妙象盡易之體會中，要言不煩，而得玄理玄思。又藉爻象變化、蓍龜以顯神通，參玄以發象意，忘言離易，性能神通。且能在釋卦時針對問者之處境，作合理的預測，在剖析發展趨勢中，指引問者趨吉避凶之策，是以深得名士領袖何晏、裴徽之讚賞。其學一方面仍保有漢易及陰陽術數之傳承，一方面也深受正始學術新變及詭譎政局的影響，卻未迷失《易》之占筮本質。就如孫盛評王弼《易注》「六爻變化，群眾所效，日時歲月，五氣相推，弼皆擯落，多所不關，雖有可觀者焉，恐將泥夫大道」，在一片「參玄」之思潮中，管輅以數術名，且強化其規箴頹風的意圖，實有足觀。至於其道德勸說，於太平之世或行得通，在改朝換代之際，成敗非關道德，而在能掌握機先，退藏於密，遁跡事外，是為得計，此乃現實問題，凡仕進者，實不得不儆警焉。

徵引文獻

古籍

- 戰國·莊周撰、清·郭慶藩集釋：《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87年）。
- 漢·王符撰，清·汪繼培箋：《潜夫論箋》（臺北：大立出版社，1984年）。
- 三國魏·曹植著，民國·趙幼文：《曹植集校注》（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
- *晉·陳壽，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
- 晉·陳壽撰，民國·盧弼集解：《三國志集解》（臺北：藝文印書館，1958年）。
-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
- *南朝宋·劉義慶撰，民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1984年）。
- 魏·劉邵：《人物志》（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1年）。
- 南朝梁·劉峻著，民國·羅國威：《劉孝標集校注》（臺北：貫雅文化事業公司，1991年）。
- *梁·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 *唐·房玄齡等：《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76年）。
- 清·何焯著，崔高維點校：《義門讀書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 清·嚴可均撰：《全三國文》（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
- 清·嚴可均撰：《全晉文》（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

近人論著

- 丁壽昌：《周易會通》（臺北：河洛出版社，1975年）。
- 王葆玟：《玄學通論》（臺北：五南圖書公司，1996年）。
- 王錦民：《古學經子》（北京：華夏出版社，1996年）。
- *牟宗三：《才性與玄理》（臺北：學生書局，1992年）。
- *李零：《中國方術考》（北京：人民中國出版社，1993年）。
- 林忠軍：《象數易學發展史》（濟南：齊魯書社，1994年）。
- *林麗真：《魏晉清談主題之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年）。
- 袁雨鉅、馬振鐸、徐達和等：《日本學者論中國哲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張齊明：《亦術亦俗——漢魏六朝風水信仰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
- *張榮明：《方術與中國傳統文化》（上海：學林出版社，2000年）。
- 蕭艾：《中國古代相術研究與批判》（長沙：岳麓書社，1996年）。
- *謝綉治：《魏晉象數易學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年）。
- 簡博賢：《魏晉四家易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

（說明：徵引文獻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Fang, Xuan-ling. *Jin shu*. Taipei: Ding-Wen Publishing House, 1976.
- Li, Ling. *Zhong gu fang shu kao*. Beijing: Ren-Min-Zhong-Gu Publishing Co., 1993.
- Lin, Li-chen. *Wei jin qing tan zhu ti zhi yan jiu*. Taipei: Hua-Mu-Lan Culture Publishing Co., 2008.
- Chen, Shou. *San guo zhi*. Taipei: Ding-Wen Publishing House, 1980.
- Mou, Zong-san. *Cai xing yu xuan li*. Taipei: Student Books, 1992.
- Shieh, Shiow-jyh. *Wei jin xiang shu yi xue yan jiu*. Taipei: Hua-Mu-Lan Culture Publishing Co., 2010.
- Tang, Yong-Tong. *Gao seng zhuan*. Beijing: Chung-Hwa Bookshop, 1996.
- Yu, Jia-xi. *Shi shuo xin yu jian shu*. Taipei: Hwa-Cheng Bookshop, 1989.
- Zhang, Qi-ming. *Yi shu yi su: han wei liu chao feng shui xin yang yan jiu*. Beijing: Zhong Gu Ren Min Da Xue Publishing Co., 2011.
- Zhang, Rong-ming. *Fang shu yu zhong gu chuan tong wen hua*. Shanghai: Xue-lin Publishing Co., 2000.

Discussions on Guanlu's Position in the Zhengshin Theory-- also on His Political Wisdom in Predictions and Commandments by Using Yi Divination and Occultism

Chiang, Chien-chun

(Received January 5,2013;Accepted April 19,2013)

Abstract

In Cao-Wei Zhengshi period, the atmosphere of idle talk is popular. All doctrines in Pre-Qin are openly discussed and developed. The academic core at that time is to communicate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In Yi researches, Heyan and Wangbi quote Laozhuang to lead to Yi, which is somewhat participation Hyun. Guanlu doesn't think it right to discuss only essence and discard shiangshu (象數). His Yi comes from the Pre-Qin to Han Dynasty plus Yin-yang, divination etc. and is included in the system of Shushushi (術數系). In the Zhengshi discussions, he doesn't focus on Being, Non-being or natural norm but on the changes of Yin Yang, the five elements and auspicious omens. But when it comes to academic idle talk, Guanlu is often overlooked. During the transference of Wei-Jin dynasty, he isn't involved in political storms and remains unharmed and respected owing to his Yi and being practical with the times. He shows those who are puzzled and hesitate a magnanimous way through unusual fortune-telling methods, thus being beneficial to common people. He is talented but not in an important position, which is a great pity to those who know him well. This essay is to analyze Guanlu's academic role and position he deserves in the Zhengshin theory.

Key words: Guanlu, occultism, shushu, Yi divination, Zhengshi theory

